

THE CONTEMPORARY OIL PAINTER OF CHINA

当代中国油画家



陈可之

THE OIL PAINTING OF
CHEN
KEZHI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全国优秀出版社）
TIANJIN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STATE OUTSTANDING PUBLISHING HOUSE)

油画作品



陈可之简介

在中国画坛，陈可之是一位重量级的油画家。自幼七八岁时即为社会各单位绘制大型领袖像，被誉为“神童”。1979年就读四川美院二年级时，入选“全国美术院校学生作品巡回展览”，并青睐于重大历史绘画，《历史》成为四川“伤痕画派”代表作，王朝闻等我国老一辈文艺思想家予以高度评价，1981年颇具影响力的《延河水》、2000年获文化部群星奖金奖的《长江魂——三峡纤夫》、2004年以陈可之为主创人的创作集体历时两年励精图治，创作有万人之众、悲壮惨烈的鸿篇巨制《重庆大轰炸1938—1943》获日本“和平贡献奖”使他声名远播，1987年《冬日晨曦》获中国美协首届中国油画展金奖，在油画进入中国百年的首届学术盛会上，再一次见证了陈可之坚实的艺术成就和驾驭重大题材的原创功力。

1996年至今耗时十年，陈可之潜心创作三峡百幅油画系列，钻研远古三峡永逝的原生映象，传达的东方神秘和中国气派，使沉甸甸的人文理想有了亘古的分量。

陈可之，1961年生。入选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美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中国当代名人录》、100位《中国当代美术家》光盘图书。中国中央电视台1993年“东方之子”专栏人物采访，获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任中华全国青联委员、重庆市对外友协理事、世界美术家协会（美国）副主席、出版《陈可之油画选》、《诗与画的和平宣言》、《夔门天下雄》等作品集。

陈可之油画《东方之子》收藏于瑞士奥林匹克博物馆，萨马兰奇先生来函致谢。其他作品由美国林肯艺术中心、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及各国多家机构和个人收藏。1993年起参加香港佳士得当代油画拍卖，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参加拍卖的中国画家之一。

陈可之多次为抗洪救灾、希望工程、慈善事业捐款捐物，赞助中国二战“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向西藏地区“希望工程”捐赠油画。

当代中国油画家

THE CONTEMPORARY
OIL PAINTER OF CHINA

THE OIL PAINTING OF

CHEN 陈可之
KEZHI

油画
作品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全国优秀出版社）

TIANJIN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STATE OUTSTANDING PUBLISHING HOUSE)

峡江上学图

Going to School across the Gorge

130cm × 90cm



给画坛吹来远古的三峡风

——读陈可之三峡油画系列有感

■ 蓝勇

三峡，沉淀了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大峡谷，吸引了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家，这一沉醉就是十来年。今天，陈可之以沉默的艺术劳动和作品的个人风格，给画坛吹来一缕凝重而又清新的远古三峡风。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大峡谷十分多，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河流拥有长江三峡这样一个长几百公里而有7000多年人类文明沉淀的大峡谷，更没有这样的大峡谷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突变，数千年来承载三峡文明的主要地区消失到水下，数百万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迁移，千万年的沧海桑田凝聚在如此短暂的时刻，如此猛烈的冲撞。这一切都时时刻刻撞击着陈可之心扉，引发他去从视觉艺术的角度，去拾遗历史遗产的横断面和表现天人之际的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陈可之对于三峡并没有通常地去关注三峡几千年来重大历史事件，没有去唱叹那些英雄豪杰们的明争暗斗，也没有去感怀才子佳人们的儿女情长，而是去关怀三峡细微的百姓民生、自然风物，面对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面对古人留下的斑斑点点遗迹，从中发掘出许多普视性的人文精神，彰显人地互动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凸现对人性回归的美好愿望。

在陈可之的三峡系列油画中，画面上最震撼人心灵的就是他的《三峡晨曲》和《长江魂——三峡纤夫》。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幅画都是五米以上的巨制，而且在于画家以象征手法展现的宏大生命气势。

长江之魂在三峡，三峡之魂在夔门。古往今来，墨客骚人们的咏叹不绝于史，中国传统绘画的画家们更是不断倾注丹青为夔门浓墨重彩，宋人的《蜀川胜概图》、《长江万里图》（《巴船出峡图》）到今人众多水墨夔门，已经向人们展示了三峡之秀。不过，由于中国画传统文人怡情的影响，对三峡夔门之雄和三峡巴文化的雄烈，表现得并不淋漓尽致。

如果说《三峡晨曲》是一幅于三峡自然界的感怀之作，那么，《长江魂——三峡纤夫》则是更多发掘三峡人文沉淀之作。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传统时代，四塞的四川盆地对于前人来说，消除自然的空间阻隔是第一要务。为此我们先民付出了惊人的艰辛，也因此诱发了先人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优秀的交通文化。不过面对自然，面对三峡的急流，我们的先民们航行的艰辛，远非伏尔加河的纤夫能比。一出南津关，两眼泪不干。陈可之笔下的纤夫，精瘦硬实，背负雷鸣电闪，呼天喊地，一个典型三峡航行的上水抢滩之状。本来纤夫声声唷呵不过是人类劳作的生理发音，主观上也多是为基本生计的呼喊，但却透露出三峡人的坚韧与艰辛，显现三峡人为消除空间阻隔奋斗的苦涩。为了体验生活，陈可之在峡谷中与纤夫一道拉纤，一起生活，巨型油画《长江魂——三峡纤夫》的成功，并非是画中乡土人精神特质显现的神话，而震撼人的正是在于观者可以触摸画中人物的坚实与激情，通过画面对比反差的象征性表现，传达的一种稀少的灵魂伟岸，火一样热烈、石一样坚忍的磅礴生气。

在我看来，画家的画笔只有蘸上厚重的历史文化油墨，画出的作品才会有强烈艺术震撼力。大多数文化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一个画家并不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而只是对一个特定的自然与人文的微观点滴沉淀来显现自然匠作的神秘意境，感知天人之际的神韵，可能就是一个十分新颖而深邃的主题。要做到这一点，对画家就提出了更高的人文素质要求。陈可之先生自1996年以来，不少于二十次到夔门、过三峡，大江截流及每一次水位上涨，他都是十万火急地赶赴峡江，像抢救性命那样珍视即将消逝的视觉史料。他从不厌倦地研读地壳运动的鬼斧神工，更通读藏于山水之间的古诗绝句，从小备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他，在这里



真正找到了中西合璧的融合点，作品由此而来的全新画风不能不说是个很有意义的突破，这种突破似乎凝聚了艺术家勇敢的意志和严谨的创作态度，然而这又远非一日之功。因而在他表现石纹水痕的笔触中总能找到中国画铁线金钩的力量，油画里的传统草书传达了一种潇洒枯涩的气息，使观赏者在传统文化气质和油画色泽釉染滋润的交融中流连忘返，得到不可多得的新意和文化享受。

而古道系列中的《峰回路转》、《古道奏鸣曲》、《英雄自有来路人》等将三峡人消除空间阻隔奋斗的遗迹，运用情感的色彩展示给我们，勾起我们对千百年来往来于古道的前人的无数想象，激发出我们对古人的感佩。值得一提的是《峰回路转》，是以瞿塘峡明清凹槽式栈道为背景的，不过并不是简单将遗址复原后渲染，而是像一位历史地理学者一样，对古道的护路栏作了复原，同时配上了牵马的人夫，直观准确显现出一幅明清时代三峡交通的风俗一瞥。由此可见陈可之先生作画的用心之苦。

陈可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油画家，说起来作为知名艺术家年龄并不大，但却是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家。陈可之1961年出生在长江边江津的一个书香世家，长江的雄壮与秀美钟灵毓秀了他，他七八岁时为社会各单位绘制大型领袖像，被喻为“神童”。之后，他的人生道路也像三峡的奔流一样一波多折，为了艺术的理想，他像纤夫一般舍生

忘死、百折不挠，曲折成为了他的人生财富，由此他不间断地推出件件实力之作，其代表作《历史》、《延河水》、《冬日晨曦》、《和谐的噪声1988》、《东方之子》、《长江魂——三峡纤夫》、《重庆大轰炸1938—1943》等油画使他声名远播，但他从未躺在已有的成就上安逸，近年来不断刻苦地治学积累，投入大量资金创作三峡油画系列，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风格和思想的艺术之路。

著名作家王元化曾强调“作家要学者化”，我想画家也应该学者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总有益处，才能博古通今。我以为，陈可之先生的三峡系列油画，以独特新颖的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熟悉的又似乎是陌生的神秘世界，是对赖以生存环境的关注，也是在精神领域的再次升华，它对长江文明的传承和发挥，填补着岁月流痕的空白，具有其独立意义的美学价值，是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人文，自然，永恒，正是艺术家陈可之先生以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用生命和风格谱写天人之际的永恒乐章。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

堪忧的写实

■陈可之

河流文化给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带来的福祉是难以言表的。以中国长江为例，由于七千万年前白垩纪晚期印支造山运动、燕山造山运动，这里有至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生活在201—204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化石，以及拓荒者的刀耕火种、巫文化的孕育和自然界的鬼斧神工，上帝赐予了长江三峡无与伦比的壮美。虽然时隔千年，唐人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诗句诗意仍令我神往，令我陶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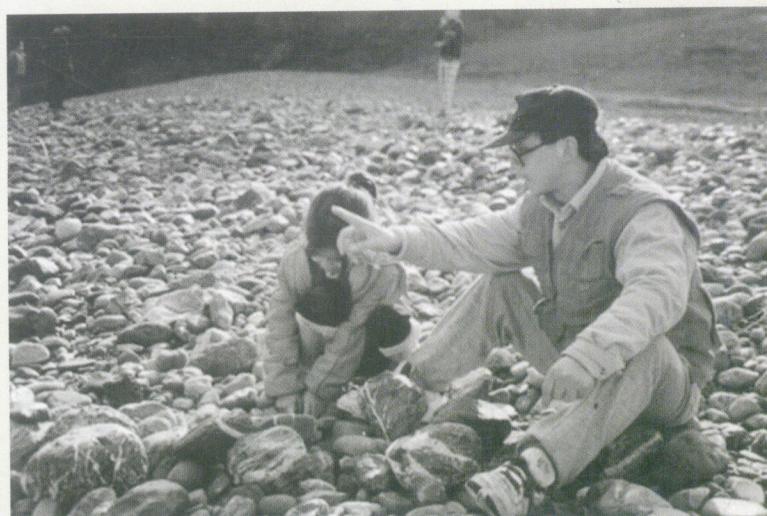
随着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进程，三峡新文物的出土又将三峡文化的起源上溯了近千年。由于库区完成了135米、156米和即将达到175米的水位蓄水，数百万人在短时间内迁移，川江号子成为历史绝唱，三峡风光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长江三峡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源于对永恒自然和人类文明遗产的钟爱，面对正在消失或者部分消失的这些景象，作为一个喝长江水长大的人，我时常在考虑能为母亲河做些什么。在屈原和王昭君的故乡，如何让惊险莫测的激越江流和巴人火一般的灵魂得以传扬？如何用浓墨重彩及时生动地让神话般的三峡演义得以永生？近十年来，我往返三峡几十次，为系列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进行了长期艰苦沉默的劳动和深入的体验。画三峡系列，成了我的别无选择。

三峡有着泱泱不尽的人文和地理资源，她的景色不仅美奂绝伦，同时彰显了三峡文化的瑰丽与神秘。她也不同于江南风雅小景，其浩荡气韵，炫苍穹哲理，叙光阴故事，如阅历史的书页，展现出惊世骇俗的人文景象，比如千奇百怪的江岩石，曲径通幽的古栈道，还有纯朴民居的原生态，当然，更值得表现的是这里的主人纤夫和美女，他们在自然的千难万险中创造的文明当属更伟大的奇迹。

当我向李白致敬时，仍然没有忘记对凡·高的景仰。可是当我面对自然超凡脱俗的深邃与大气时，几乎忘却了作画的形式。我认为，生活的原色，是长江三峡最具魅力的本真，是不需要任何矫饰的美。我要从现实的景观中切割某个局部或者收藏哪块断面，则成为我艺术冥想的问题。

从年幼时书香门第的家庭教育给予了我传统文化的滋养，所以我在“三峡系列”的艺术创作中，总会以自然为导师，以中国书画的审美观来解读三峡。如：在石



三峡写生照

纹水痕的笔触中体会书法金石艺术的铁线金钩，在巫山烟云和峡谷水道的神光中采用饱和颜色浸润于形外，江岩鬼斧神工的石刻凿痕则启示如何去表现历史的断面。以中国文化对事物的理解去解读此种神秘，这本身就足以使我着迷。

“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绘画的写实，绝非现实的再现。我之所以对中国写实主义的前景产生忧虑，是因为这门艺术学科在通过几代人的奋斗之后成果可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欧美同代画家的水准，但它却未被市场追捧。试看当前，还有多少人愿意在写实艺术方面花费心血教与学？这难免几分尴尬，几分遗憾。有如当人类普遍使用的汽车和飞机，虽然完全超越人的速度，可是今天还是要举行体育比赛，以检验人类自身能量的极限，何况艺术创作是源自今人的内心呢。写实油画的奥妙和趣味就在于多层釉色和人工表现力，要成就绝非一日之功。是的，艺术之“品位虽贵，却不敢省其人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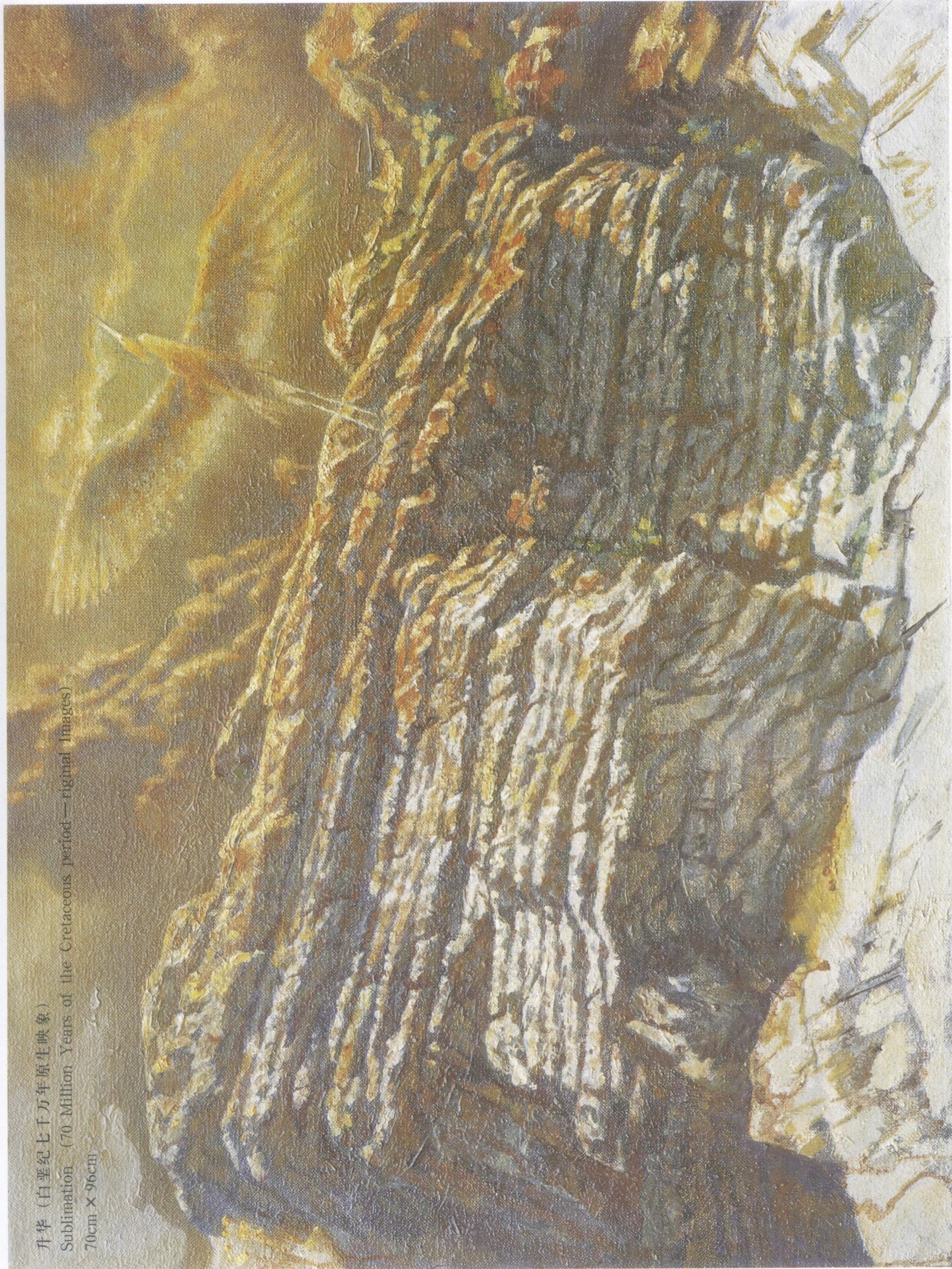
从十七岁学生时代画历史画，80年代神秘主义到90年代的三峡系列，我画风一直在渐变，但不会将以前粉碎，而是传承式的前行。我们置身于今天社会的动态，作品当然应具有意识的当代性。我不保守，我认为创新正是当今艺术存在的理由，因此作品语言一定要传达出新意。在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磨砺中，在感受远古与现代气息的交织中，在民族笔墨的萧瑟气质和西方油画色泽釉染中，我愿意继续我的劳作，并乐此不疲。“菊花残满地伤”，在我油画《重庆大轰炸1938—1943》遭遇近三年的官司纠缠和攻击中，我始终没有放下画笔，坚信世间自有公道，力争每天静思作画。官司虽然胜诉，但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我们在磨难之中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对艺术的定力。

本次作品成集，仅是系列作品的一部分，旨在人与自然永久的对话，以画交友，以文会友。感谢关心和喜爱我的艺术的朋友们，感谢天津人美编辑的辛勤工作，灵犀相通是我的愿望。

我以这些作品献给我幼时习画的启蒙老师罗祖宏先生、杨泽培先生、郑祖燕先生、周盛荣先生、万有能先生、习蓬先生和阎松父先生，并向他们的亲属致敬！

2007年4月11日于北京







长江零距离

Zero Distance from the Changjiang Riv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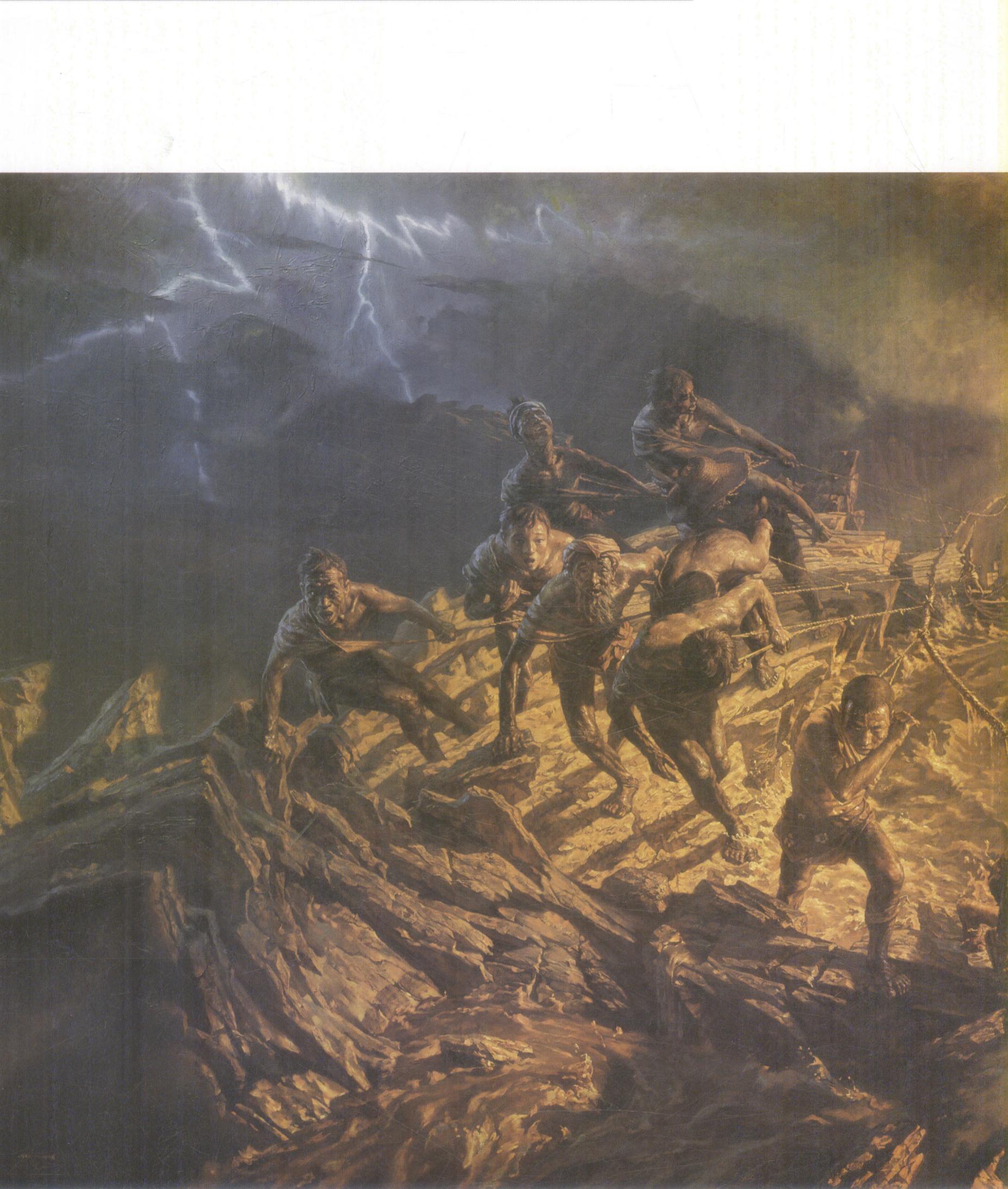
100cm × 150cm



峰回路转
The Path Winds through High Peaks
70cm × 95cm

天地老
When the Earth and Heaven Get Old
70cm × 85cm







长江魂——三峡纤夫
Soul of the Changjiang River—Boat Trackers of the Three Gorges
270cm × 600cm

长江魂——三峡纤夫(局部)

Detail from *Soul of the Changjiang River—Boat Trackers of the Three Gorges*





一家子

A Family

60cm × 50cm

